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五

平越王士俊校

家學

先生之學。固由心得。然家世考究。不可誣也。自其高曾以來。世有令德。厥考宣教公尤瓌偉。慈湖稱其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於海內。其淵源固已異矣。諸兄皆恂恂儒素。梭山復齋並稱海內大儒。至先生而集其成耳。子持之負經世器。宋史列在特傳。從子槱之麟之煥之。至從孫濬冲並能世其學。不特十世同居之盛已也。故

敘其家學繼友教之後

陸從政九思

從政公諱九思字子强、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裔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櫜中資業、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從政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諱戩、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業、考諱賀、字道卿、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家道整齊、著聞海內、贈宣教郎、生六子、從政居長、初與鄉舉、

後以恩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所著有家問一卷朱子為之序其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慇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今按此文朱子集中未載

嘉靖撫州志本傳畧云九思業進士幼弟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為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子强力請以為不可是年子强適生子煥之因語妻曰我子付田婦乳爾當乳小叔妻忻然從之九淵既長即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荊門迎侍以往不半年而歸後因書以郡政告子强猶責其矜功其嚴毅如此

陸處士九敘

處士公九叙字子儀先生仲兄也公正通敏時賢高其行誼稱曰處士又稱曰五九居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誌云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卒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峰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閒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涣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

月以糧食指日與其仰給藥肆者日益亟公周旋其間如一
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姊姒皆
以為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
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為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
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遊雖至篋笥罄無不立
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
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驥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
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
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鎧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按許魯齋謂學以治生為急處士治家以成諸弟之學故
不可不錄且陸氏十世同居處士之功為多也

陸修職九皋

修職公諱九皋先生第三兄也字子昭少力學與鄉舉仕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表其墓其畧云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少力於學日課經于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覩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弟子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

以獨步黌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浼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繼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來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責千衆萬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際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為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募若干人然其季于往往從學於外亦嘗來從余遊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從先生遊者有許昌朝見畢雲

題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
備器用廣會集之堂增日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
公公卻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
理之言厭塲屋之陋士大夫閑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
踵接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
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
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
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
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弊造廬問公計策且
屬公爲鄉官於北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
以年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粲無異時之弊里閈熙熙不
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

而智識瀦溪遝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闇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留步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趑趄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撥蒼素容有以名蹈者公援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卽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說澄者顧有惑志不以智自多而謀者頻有窺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遂溺心形似蔽賞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嘗昔亟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

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儕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大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沒廣吾家獨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詳人之所損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微抑後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杭風聲示勸懲而公隱然持此自若近年以文爲舊生徒劉堯夫煩其平日之美責其隱節之過謂改之寔寔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

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非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之。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公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貢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貢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三日。葬于鄉之長慶寺。謝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故官重湖。疾不視藥。歛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

于卦前數日從公於夢自是歲節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頤涕為之銘曰如珠游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貴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江西人物志本傳云子于昭舉進士率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聞象山為靖安簿時子昭勉以書曰吾曹不可見歲度日視聽言動之際三千三百之微不可不察若只主張見在正恐道無時而備德無時而盛仁無時而熟云

陸梭山先生九韶

梭山先生先生第四兄也嘉靖撫州志本傳云九韶寬和凝重讀書必優游諷詠嘗曰學之要孝弟之外無餘道又曰義利易見惟義中之利隱而難明與閩朱熹相敬愛見其註釋太極圖說疑無極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復辯論嘗損

益其社倉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築室前山。兄弟講學其中。山形如校。自號梭山老圃、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與弟九齡、九淵。天下稱為三陸先生。二弟沒。韶獨後。臨終自撰終禮篇。戒不得銘墓。生平所著有日紀類編。經解新說。及州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家制多行於世。日紀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為希聖希賢之本。今附於後。

其居家正本上篇云、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為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為士。教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偽。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

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鄉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至是

此豈予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况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其居家正本下篇云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咈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乖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

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儌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户之光耶愚溷愚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懐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輙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之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懐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亦

莫不節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脩積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爲然愚謂茍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雖怒爲有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入非小補矣

其居家制用上篇云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

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餽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餽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

庶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習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其居家制用下篇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技。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進退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

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

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宋史儒林傳云。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命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按朱子答梭山先生三書。今見朱子大全集。而梭山文集今逸不傳。其駁太極圖說之語。止見於朱子答書及陸子與朱子往復辯駁書內。今附朱子答書於後。

朱子答梭山先生第一書云。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户。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輙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意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

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尤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

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以救時俗之獘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至之言。不得不服也。其第二書云。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覆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質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

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其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獘。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爲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諭。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

不辯也渠之恐隨寫頗葺見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

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决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第三書云、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敎。不敢復有應答也。偶至武夷。匆匆布敘。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云云。蓋梭山先生性情和粹。不欲競辯。故斷來章也。

按太極圖。即無極圖。而小變其說。實出道家。非周子所作。本朝朱檢討彝尊作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眞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淇注玉淸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

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徹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刋諸石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元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摶受之呂嵓嵓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為千聖不傳之秘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

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倅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不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旨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

也耶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問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至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晉事之可疑者檢討之論如此亦可知太極圖說之不足信矣至

其理之未安。則詳見於陸子與朱子書。今已附於友教篇內。

嚴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纂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陸文達公九齡

文達公先生第五兄也。先生年譜、稱其少有大志。浩博無涯

復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
不便迎侍不赴改興國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卒
呂成公祖謙銘其墓云先生諱九齡字子壽幼明悟端重十
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
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
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遠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
學也肆詩禮歸結茅舍傍講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穉未冠
於取舍向背已如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
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
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
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往
度軌轍每亹亹為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太

肆其力於學廣覽博洽沒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以爲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譏誚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平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矣罕游校宮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槃雍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庚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珹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允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

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饋饗閨門千指男女以班各供其職儉而安莊而舒遜而均禮俗既成儁者不敢踔厲朴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俊而柔之曲而暢之遂齊登兹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誾誾衎衎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故君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值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墻曹耦必搤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警廬陵嘗有茶魁羣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

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下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然雖不入境閑習屯槼皆可役法其在興國學廪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貢院選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狥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纆轇轕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非推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疢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

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寛褰以俟其可[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能其文而不既其實。挐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舉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荊州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

耶。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爲。銘。二。十。九。字。識。其。空。曰。含。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基。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按呂成公集與人書及銘墓文甚多。唯銘先生墓。稱爲陸先生。推崇甚至。所敘事實多本於陸子所爲行狀。其遺而未敘入者。今附於後。

陸子作敘授陸公行狀畧云。先考居士君賀六千。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論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倔勝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循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

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惰弛由是徐君雅相敬禮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儒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恐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檃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先生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追微得子思孟子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緒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

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矣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從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葬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

授吏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廷吏且至。時太孺人問視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冦。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冦之至。先生族子詩。嘗起義應募。是後冦擾相次。犯州境。詩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詩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詣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

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封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收養之事則將速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别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予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匪終不至郡縣防禦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大率應募非有成法主者或非其人乘時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條蓋不必匪之來也有如匪至

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刼。仁者忍視之歟。從之所以必讀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胥。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縣。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請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挾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遜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逾百。寇未至。先去之。固令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逮。剽刼蹂躪俱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予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娭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

有方。備。樂。有實冠。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件。絃誦希濶。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涖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其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類吏胥徒乾沒其間。簿書淆亂。莫可稽證。先生為覈實。條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胥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悼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先生雖

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於林問疾者謂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標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競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

故先生不棄人而人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遽色從容數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其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恨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榷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惟所益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娶王氏觀公曾孫通州使君珹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遣遣祭織悉皆自經畫先生

未及著書。若勞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啟。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按宋史本傳大概俱本行狀及墓誌。其不本於二文者。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云。又按文達公之卒。朱子傷之甚。切其與呂伯恭第八十六書云。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蓋是年張南軒亦先卒也。其與伯恭第八十九書云。子壽

云已沒可痛惜近遺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其第九十書云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諭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藁書之此不敢辭蓋其反覆勤拳如此朱子於南軒身後雖無不足之辭於其遺集猶有取舍若伯恭則間有譏議惟文達公則粹然無間言其待文達蓋在張呂之上今張呂二公俱從祀孔廟而文達祀典猶虛必有論而定之者矣

朱子文集有祭先生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

次辛紛繞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凝觀遝逸燃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省前說之未定曰于言之可懷遠于辭官而未獲佇騁道左之俗齋兄乃枉駕而來款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遣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枉顧或未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併藥叢而擣將曾訃從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于袂以淋浪嗚呼令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泯淹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貫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朱子祭陸文達公既云志同道合。又先之以前說未定于言可懐。似文達晩從朱子之說。然嚴松記陸子語云先兄復齋臨終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及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是文達文安之學。始終無異同也。此豈朱子與文安各引文達以為重、必其學實相同耳。三君子者。固皆不妄語者也。文達既與朱子志同道合。又與文安始終無異。是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傍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褊心。必欲岐而二之耳。無論陳建輩猖狂妄論。如近日張清恪倣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爲伊洛淵源續錄。去同父止齋二陳。併去三陸。文安無異同。猶不可去。乃併去志同道合之文達。朱子有知。必不以爲然矣。

淳熙二年乙未。文達文安二公赴呂伯恭鵝湖之約。嚴松錄象山先生語云、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生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生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海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於鵝湖寺勒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欵，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敎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敎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敎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從容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而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復齋先生文集於郡治，自爲之

序。先生以復名齋。故學者稱復齋先生。
張南軒集有答陸子壽書云、杕聞昆弟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爲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彤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屏枉教。三復辭義。有感於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謹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

深。則行愈達。區區識有見乎此也。如箋註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不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適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於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其不在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坐枉費心思於名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徐樸埜集有復齋陸先生贊云、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

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瑱和緩。俾之有促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庵、東萊於鵝湖。蘭若相與辯論。旨歸。迄今祠侯在焉。謚文達。贊曰。德積於中。一襟和氣。學雖精深。論不苟與。於道有功。韓轍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已。

袁蒙齋集有四先生贊、其答復齋先生云。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磨礪。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今我心酸。又題其後云。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說聞願呈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為和。不斷於合。乃所以為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若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

戎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槐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旣切之又磋之。旣琢之又磨之。反覆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墻耶。

嗟山堂先生煥之

陸煥之、從政公九思子、即與先生同歲生、而從政令田婦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先生者也、煥之學行甚高。屢舉於鄉。不第、未及出仕。而學者尊之曰山堂先生。會稽陸放翁游與先生同遠祖、年長煥之二歲、其爲煥之墓誌銘、亦尊稱以先生云。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爲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

生子貞、子貞生惠徽、徽生閑、閑生魏、魏生正公、正公生標、標生山仁、山仁生介之、介之生元生、元生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舜仕唐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德遷猶居吳、遭唐季之亂、始遷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伊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礲浸灌甚至。十三學爲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聞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默以爲不

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舉益慼文章益奇與世學多捨於異端尤務自援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衆山既爲朝士陸陸百寮庶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形益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定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旋決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游遊太學有雋才而器用淵粹可喜決方就舉女五項路朱日遠鄧文子其婿也皆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璿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遊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

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銘之銘曰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追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為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擯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耄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兮我銘於隧亦以誄兮子濬有傳

陸安撫持之 弟循之

宋史本傳云陸持之字伯微知荊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敷繹之荊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胄將用兵持之變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

毋專為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illegible]
血氣盛衰為欲情役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
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患恐
其為之難也誼慨然又之鄧禹薛叔似項安世之刑謝吳獵
爭欲畄之舞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慧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
運司預選常平使來歎薦於朝謝特之議論不為空言緩急
有司倚仗不報章章迭來湖北院使帥以古節張杞材之長
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特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
又詔以廸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illegible][illegible]辭
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
經雜說
先生嘗為于特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囀吟春不暫停長疑春

惹水丁寧點綴斷其觚嗾始笑從前着意[illegible]

向[illegible]予余[illegible]如[illegible]何剪伐王東含綽約深[illegible]判[illegible]人歐

先生言[illegible]以代羽成之至賤近金羽處以白鵰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撫州嘉靖志持之傳、與宋史畧同、其稍詳者、言持之弟循之。字仲理。資稟溫粹。和易如為己。嘗曰。此心澄然。本無膠擾。又曰。四時變化。俱我妙用。其洞悟本心。不失象山宗旨。與門人慈谿楊簡大同云。

按魏鶴山大全集有陸持之墓誌銘。較史傳尤詳、其辭云、嘉定十六年月正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秘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廸功郎入省。余將秉筆抹史。一見如舊交。翔年之

元日。余爲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菴。伯徵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強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以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徵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内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徵凡再乞歸不許。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下而伯徵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精於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於文安之基側。卜日於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窆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於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次行實請子其毋辭也。嗚

呼伯徵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徵曾大父戩、大父賀、贈宜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進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荊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其生二子。伯徵其長也。生而英悟。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於家。伯徵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爲敎局刪定。伯徵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闢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徵爲敎繹厥旨。出守荊門。會都治失火。伯徵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韶。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第也。佐邑金谿。伯徵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饑如渴。遊其劃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珠。昆弟。友朋。或評其日改月化。伯徵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

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虔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於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先延禮辭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燕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腐遂以腐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燮薦於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宗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強起伯微長之有

葬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逕又致之累辭乃就訃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徵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於牒不至者廢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秋大抵使人反求追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疎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何時不決若紛千百語不能竟伯徵判之俄頃盡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皆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嗚呼天果拳夢矣乎二男子溪洞四女子尚幼銘曰金谿之陸自象山氏弟令季始以學名世天嗇厥施固庸於時徒無空言以淑爾私謂天嗇之而焱厥後吁嗟焱矣亦固克壽永興之阡英烈

言言。有稽陸學。茲維其傳。

陸仲時麟之

陸麟之、字仲時、先生仲兄處士九敘第二子也、少先生十一歲、學於先生。才識明敏。嘗從先生過南康。訪朱子。見朱子所爲鹿洞講義題跋。其卒也。未及仕。人咸惜之。梭山先生爲作墓碣。後南城黃應龍題跋云、嗚呼。諸陸先生在時。家庭講學蔚然雍睦之風。而恪任家事如仲時公者。眞芝蘭之秀傑也。其行事既卓然不羣。而盡瘁同堂之責。以至歲入耗半而補事默辦。公已矣。繼世多賢。向學亦衆。此天之錫佑善人也。今亦有出力如公者焉。是諸老先生爲不亡。膚知其來究於身者。不大施於後人哉。伏讀梭山先生之銘文於斯有感併述敬書其下。

陸伯蕃櫄之

陸櫄之字伯蕃、梭山先生長子、負才早逝、先生與豐宅之書云、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櫄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眞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爲痛心。又與饒壽翁書云。閱人之多。亦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緒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僅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

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爲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寔乎。鄉黨鄰里莫不傷怛。况吾壽翁乎。今已爲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先生代致政兄祭姪標之云、吾年七十有六。閨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乏窘窄之中。如霈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繫汝是賴。籬落之未葺。舂揄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况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

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塚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眞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陸進士濬

西江人物志本傳云、陸濬字深甫、九思孫、象山以伊洛諸賢勉之。鄉舉入國學。歷陞上舍。開禧末。朝廷罪啓兵端者。欲函首以謝。濬謂失國體。上書爭之。不報。吉寇披猖。憲使李珏檄入幕中贊畫從平。欲上其功。濬固辭。寧宗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饒州教授而卒。

先生與姪孫濬書共五首、第一首已見定宗仰條內、其第二書云、家問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

士論翁然宗之。所謂畫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謟事權貴。陰爲譏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衆之譏。海內羨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況驚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驚。非惡辭也。向來家中書亦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長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揚厲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厭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碁。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實。惟受蔽者失其靈耳。棊見聚散。抽少果實與之。見櫳收而

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何嘗無人。況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其第三書云、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倘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眞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乎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

舊槀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
可也

其第四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
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
學之篇正爲陸沉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
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
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
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而中實不弱自向者
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
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

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蓋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顔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因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權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其第五書云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

桀。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主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人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俱[illegible]變。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此[illegible]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情。[illegible]

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悞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爲汝剖白也葢其期望之者如此

淡深甫諫和戎書最見稱於當時今從其家譜錄附於後云

國子正奏名上舍生臣陸濬等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等竊惟方今事勢有可爲痛哭流涕者而廟堂四五大臣莫肯爲陛下任責侍從三四故老莫肯爲陛下盡言苟幸事業不計其窮胥同附和如出一律國無人焉以至此極天下安所恃以爲固夷狄安所恃以憚而不敢肆哉自古兩國相持一事失中禍不旋踵今有國體瞭然易知匹夫匹人皆謂不可而主議者固冒然爲之臣竊惑焉曩者權臣妄開

兵端南北。生靈肝腦塗地。怨聲徹天。怨淚徹泉。陛下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皇天悔禍。權臣速誅。安危之機。正在於此。議論紛若。不可不審。三數日來。口語籍籍。甚可駭愕。臣雖愚竊爲陛下惜之。夫以陛下聖度包荒。兼愛南北。屈已講和。誰曰不可。然而誤國之臣。旣據已甚。增幣加貨。累百鉅萬。竭民膏血以飽狼貪。亦可已矣。函送權臣之首。檻致歸附之人。大失人心。重傷國體。借使夷狄踐言。猶可以自立。況虜情姦厥。方藉此規圖。身乃墮其術中。恬不覺察。彼必輕視中國。謂此無人。漸啓有加。誅索無已。其將何以應之。請康時和議。往事可鑒。今市井之人。行伍之卒。一聞衆指。心沖氣塞。相顧頂泣。敢怒而不敢言。一介微臣。何愛一死。不爲陛下陳之。臣私竊計慮。有七不可。故昧死條上。陛下垂聽焉。臣聞誅賞之柄。當自已

出移於臣下。然且不可。況移於敝國乎。逦者權臣遠誅。雖就葅醢。未快衆憤。陛下重以韓琦之故。俾全首領。形於詔旨。頒布天下。豎王柟復命。敵國藉以為辭。於是臺諫有斲棺戮屍之請。及柟再旋。將命再辱。於是侍臣始有函首警中原之說。典刑不攷。惟虜是詢。登載汗簡。貽笑萬世。此其不可一也。臣聞國之存亡。在於人心。敵國相持。於此尤急者。騎劫攻齊。所得齊卒。劓而置之前行。又盡掘齊之墳墓而焚之。齊人怨憤。戰氣十倍。遂以敗燕。人心不可失也如此。今自南而北者。彼則械送而沮怒之。人心向背。於此乎決。田單所以返陳於齊者。今顧順受而安行之。為計如此。猶為國有人乎。此其不可二也。昔國僑用百里之鄭。介於晉楚之間。童牛羖豕。宜不足以有立。而於伯國之命。未嘗詭隨。問鼎必辨。貢賂弗予。卓然

有以自振。豈才裕兵強。足以抗衡上國。特不甘爲晉之縣鄙。故能修政事。正紀綱。以植其國耳。國家襟帶江淮。連跨荊益。非小弱也。何致凜凜惴慄。一切苟且。無復生意乎。或謂已冀之首不足惜。倘或虜情無厭。巧僞交致。勳臣悍將。盡欲誅求。則陛下之忠臣。皆有首領不保之憂。人懷疑懼。未知所終。天下大勢。豈不可慮。當是之時。雖粉王倫之骨。庸有及乎。此其不可三也。昔在先朝。敵國跳梁。蕩搖邊疆。當時主和議者。驅歸附之民。俾之駢首就戮。備極痛毒。失中原之心。其後追咎往事。貶責議者。今乃不鑒前轍。二三降附。舉以還敵。曾無留難。爲一使者道。凡彼將盡求淮北之民。斬而不與。前功俱廢。驅而與之。人所共憤。爲國計者。何以處此。且人已降。殺之不祥。脫身歸附。何負於前。一旦械繫。置之爲死之地。其忍爲之。

青女降霜。白虹貫日。匹夫匹婦有所感恨。上通乎天。胡可弗恤。今若竟成少恩。不復旋踵。豈惟有辜於降附之人。是驅天下之人而使之北嚮也。此其不可四也。天下甚輕之物。有國家視之皆甚重者。不可不察也。侂胄本以冗散躐居元老大虛之位。罪惡貫盈。自貽覆滅。函匣頭顱。在此視之。不過昔一武弁耳。一旦委之敵人。彼必張皇受馘。以為得中原之大臣。侂胄專擅。固應棄此。獨不為國體惜乎。藉令三關可復。淮梁可歸。和議可成。事之輕重。亦有可議。而況有大不然者乎。於期之首已入。剖於之地不酬。覆水難收。噬臍何及。此其不可五也。夫李全以漣水來歸。功雖不就。忠亦可念。襄州重圍。非納合道僧懷印以來。岌岌孤城。何以却敵。今善撫之。以勸來者。尚懼弗蔇。况又從而檻致之乎。二人之來一年餘矣。山

川險阻軍國利病彼何所不知。萬一虜人服桎梏而寄之深吾叛亡、以致死力於我、當是之時。其能括解體之人而與之角勝負乎。此其不可六也、夫虜情叵測。機事難料、二關之險。可以窺四川。漾梁之城。可以控兩淮、則彼視若不甚惜。顧乃索權臣之首以啓吾國。取歸附之人以令彼衆。不爭區區之利而爭人心。其爲慮深。爲謀遠矣。堂堂中國、反不慮此。內之奸賊、不得以自正其罪。外之降附、不得以有全其恩、一意貢和、浸陋殊虜、手足畢露、寧不爲敵國所覘、此其不可七也。臣之所陳。不待英傑、皆能與知。廟堂之區畫、侍從臺諫之議論。臣顧懵然於此、不知而爲則不知、知而不言則不忠、宗室安危。民生休戚在此一舉、陛下幸聽臣之言。試爲陛下嘗之、夫二境交兵之時、行陳之人。力有不加、游談之士、志有未慊、自非

知義寧免叛亡。爲今之計。莫若令使者設辭諭之。以爲叛臣賊子、人所共惡、大國志在勸忠。必不奬叛。和議已定。兩國降附之人、更爲期日。相與接受於境上。人情不甚相遠。彼不欲殺其附己。而又安敢殺其附人。其事必且遷緩。可以申解。至如元兇創謀造意。身首異處。未酬其罪。軍兵憤怨。痛入骨髓。皆有食肉寢皮之慾。今若梟之於邊。以快衆怨。必且鼓肆蠢動、寧復存全。名正詞順、自足以間敵國之口。處斯二者。各有攸當。而人心自固。國勢亦尊、敵國有所忌憚而不敢侮。和議不使致曲而必成。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之所以拳拳也。屬者陛下奮發威斷。總攬權綱。收召耆儒。一新軌度。天下拭目洗耳。想望風采。敵國聳動。未之敢抗。奈何偸風薄俗。悉仍故習。政外令乖。無異曩時。細娛是安。大患弗圖。叢句之間。未償

臣膺都城之內。楮幣日賤。生民嗷嗷。怨氣滿腹。淮揚新兵尚皆調護。湖湘小寇。且未勦絕。和戰之機。安危所係。而舉措輕忽如此。胡以慰愜人心。綱維國勢。壽我永無疆之休哉。今日四五凝丞。二三耆老。更歷世故。已熟。豈應拙於謀國如此。特以懲創已甚。惟恐和之不速。而他不暇計。殊不知戰守和三策。於爲國不可偏廢。今日之勢。戰固未易。守則可爲。守或未能。和豈足恃。奈何忘戰與守。曾不介意。而屈意請和。爲是倉皇卒遽失人心。傷國體之事耶。惟陛下實圖之。冒犯天顏。罪當萬死。臣等不勝殞越之至。

陸家長沖

陸沖字翔父。號寶溪。亦從政公九思孫。濬之從兄也。德年並高。率子弟恪守家學。孝友雍睦之風。聲稱益遠。沖之力爲多。

嵜任廣西王府伴讀。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市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諱賀。字道卿。酌先儒冠婚喪
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閫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
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久
九敘。治藥寮。次九皋。授徒於家塾。以束脩之具補不足。卒其
弟九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
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
謹具表進。二年壬寅秋九月。勑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
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諡典。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
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勑旌
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沖時爲青田義門家長。進謝
恩表云。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勑書復昇於

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樞。與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恢始終萃居之義。乃荷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本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賽飧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觀。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淺恩。執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常深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

譽之至云

陸學士泓

陸泓字傳甫先生長兄從政公之孫從子經國先生行之之第四子也歷仕至殿閣學士其事蹟無可考惟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陸傳甫墓誌後云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識不瑣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菴葬時江西運管黃侯爲撰誌銘事覈辭達足彰厥美後復改葬季子士楠自記碑陰痛惻懇至允克孝蒸於是知陸之世有人也士楠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按士楠號青田仕至觀察使

按先生自厥考以上五世同居積慶甚厚自先生以下又五世同居至宋元鼎革室廬焚燬然後離析此五世中科

名爵位甚盛。不獨先生兄弟六人。兩進士。兩鄉舉。一徵君而子孫通顯者。指不勝屈。長兄從政公一門尤盛。八子十六孫。三十三曾孫。諸孫中。倫、修職郎。璿、進士。國學正。湊、祭酒。浩、御史。灝、禮部郎中。澤、給事中。潔、學士。齊、汀州守。滚、國學錄。沖、王府伴讀。洪、五軍都統制。滂、御史。湜、嚴州判。曾孫中。士梁、戶部侍郎。士渠、同安簿。士楚、刑部主事。士森、工部尚書。士悅、金紫光祿大夫。士權、吏部員外郎。士新、儀禮局序班。士槐、工部贊教。士楷、以武功封西安侯。士楠、觀察使。士松、迪功郎。士本、吏部尚書。士桂、順義令。士機、僉判。士東元、山東參政。士和、瑞安尹。士杞、河南府判。士橿、戶部主事。士栒、應天府助教。士栻、元山東路宣撫使司。孫曾兩世仕宦至三十餘人。史冊所未有也。積厚流光。豈不信哉。其處

士公以下至先生五門子孫亦皆各有仕宦然不加從政公孫曾之盛。今不備著焉。

陸參議筠 附

撫州府志本傳

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博習修潔。紹興十五年進士。初筮化爲貴溪簿。官舍舊有木石之怪。夜則偪人。筠撤而新之。令不嚴而民効其力。已而蒞作邑綏。獨簿舍存。調岳陽教授。改宣教郎。除諸王宮教授。出爲江西憲。時洪遵爲制史。一見如舊。秩滿。倅江陵。張南軒爲荊牧。以悃愊無華善言不隱爲之。梓浙西帥司參議。奉祠。官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卒年七十六。筠平生好讀孟子。與象山意合。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者。撰思考

互以成此編。周益公序之。嘗過豐城。至南禪寺。有綠筠軒詩
其姓名。因僑寓于孫。遂爲豐城人。
按嘉材爲先生總麻兄之子。而年齒甚、長。復齋先生就傳時。
嘗從之學。其志於道。嘉材啓發亦有力焉。生平著述甚富。而
冀孟音解尤著。廬陵周必大序之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
冀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
存古者。裒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膝讀樂酒
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牂于爲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作
媒之類。皆槃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視漢儒所記。極引蒼梧之說。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
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
則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

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欽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